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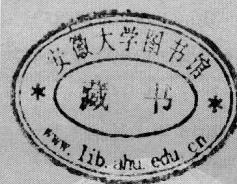
沉石的回声

陈时◎著

人生已过古稀之年，总想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说出来，对自己是一个自省，对别人也应该会有所启迪。我力求突出一个“真”字，写的是自己的亲历亲爱，并对大家当前最为关心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剖析；虽为一己之见，未尝不能抛砖引玉。因此，只要是对个人修养、社会问题、国家前途、人类命运关心的人都应该会成为我这本书的读者群。

沉石的回声

陈时◎著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一生坎坷经历的一个缩影，其所经历的一生正好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青年时期，亲历亲受了反右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成年以后又恰值中国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从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样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作者所经历的这一切，使其必然生出无数的感想和感叹，故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写出来，作为一个回声，希望会对世人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李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石的回声/陈时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130-1666-7

I. ①沉…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7401 号

沉石的回声

CHENSHI DE HUISHENG

陈时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93

责编邮箱：lijin.cn@163.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75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92 千字

定 价：46.00 元

ISBN 978-7-5130-1666-7 / · 247(4528)

出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本 社 负 责 调 换。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代序）

就某种意义而言，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的历史。过往便是历史，人们时时都在“将要到来”和“已经过去”的交替中度过。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人们不可能准确地预知未来，透彻理解尚未出现的事物，因而，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组织、团体不可能不犯错误。同样，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绝对正确”只能是自欺欺人。重要的不是怕犯错误就谨小慎微，而是要开拓进取，在前进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求尽量少犯错误，不犯类似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回首往事，咀嚼历史，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了。

我看重陈时先生的散文集《沉石的回声》，原因就在这里。

往事往往饱含了酸甜苦辣，甚至不堪回首，《沉石的回声》许多篇章读起来有的令人扼腕，有的令人揪心，有的令人愤怒。

社会大变革，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在摧毁旧社会制度的同时，必然冲击这个社会的某些阶级、阶层和家庭（包括冤假错案），必然给一部分人造成痛苦。作者的父亲是胡宗南部队 109 师野战医院院长，尽管带领了医院医护人员起义，家庭还是遭到了冲击。在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我”父亲的马夫（后来被尊为安公公），一个已是 64 岁的老人，毅然担起家庭重担，挖土方，挑大粪到郊区卖给菜农，去城郊煤矿挑“火心”，做成焦炭卖掉，赚几文辛苦钱养家。见这位老人太辛苦，暑假，“我”跟他一起去挑火心，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艰辛。“更要命的是，我饿得两腿发软，冷汗淋漓。他看我越走越慢，只好停下来等我，问我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于是，花两分钱买了一个碗儿糕给我吃，他却什么也没有吃……暑假快结束，我已经能挑 4 个火心了，但常常走到半路，安公公硬搬两个到他的筐里，任我怎么争辩也不行。”

这位马夫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爱心，使一家 7 口渡过了难关。而他到了暮

年，由于拿不出差旅费，连回老家这样的愿望也没法实现，成了“我”永远的憾事。

这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崇高品质，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品质，是我们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作者在一个“底层人”的身上挖掘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在物欲旺盛，道德矮化的今天，特别有必要。不要以为安公公是在报恩，价值不大。不要忘了，他可是个百分之百的“无产者”。

有一些往事咀嚼起来滋味很特别，却又是无法回避的。由于认识上的偏颇，新中国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好人被冤枉、屈死，在动乱中无谓地失去宝贵生命，好高骛远，无视科学，脱离实际，上上下下搞个人崇拜，长官意志第一等，比比皆是。甚至低级笑话，也层出不穷。这些，除了我国长期闭关自守，认识受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错误难免而外，私欲和奴性则是重要原因。作者叙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庞大反革命集团“骨干”的人生经历，“集团形成的经过”，一个花季少女，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惨景（《悼念屈死的冤魂》）……动员市民上山赶麻雀，由这山赶到那山，又由那山活活把益鸟累死，飞不动了，纷纷坠下（《除四害运动》）；作者写了一个不懂物理学的人当教研组长，党支部也不懂培养人才的重要，“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因超过报名年龄一个月而不让就读，还不让再教物理课而改行教体育的经历。这样的事，让人既痛心又啼笑皆非。

中国发展历程中的教训是惨痛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民族、家庭、个人发展的道路宽阔得多了，大的波折也许不会发生。但是，有成功就有失败，有顺利就有挫折，尴尬、无奈难免。自己无法改变别人，也难以企望凡有不平事，都有公断之处。这样，当事者自我化解显得很重要。《沉石的回声》写了不少作者很无奈的事，但都能以豁达、宽容的姿态对待，继续走自己的路。作者进入大学任教师不久，“政府为了提高中学教师的教学水平，被派去做培训教师。不曾想那位教研组长也来了，一看是我上课，转身就走了。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早就不计较了，见到他这样，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的研究生梦》）

《沉石的回声》是耐人寻味的。人类自己做蠢事，害了人类自己，这样的事，累累发生。作者说得最多的是世界性话题：保护地球生态，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地震、洪涝、泥石流、气候异常、恶性疾病频发，是人类自己在作孽。“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向大气过度地排放二氧化碳（还有氟、甲烷等）；这破坏了大气的臭氧层，使它出现了很多大洞，就像撕破了保护地球

的外衣，太阳发出的紫外线、 γ 射线等有害辐射，就可以毫无阻挡地射到地球上，危害人体的健康。二氧化碳这类气体被称为温室气体，它引起地球温度升高，这将会引起西伯利亚、格林兰等大片地区的永久冻土层解冻，从而会释放出在史前就被冻住的甲烷，这是比二氧化碳更危险的温室气体，会使地球温度上升更快。科学家们预测，北冰洋和南极洲的冰，会因此而大量融化，使海平面上升，这正是引起气候异常的根本原因；并且很多海滨地区和城市，如福罗里达、荷兰、上海、伦敦等，最后也会因此被淹没在海中而消失。最终北冰洋的冰可能完全消失，那时地球的大部分陆地将会被淹没。”（《保护环境和物理定律》）

这些分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当头棒喝，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引起作者关注的第二件大事是青少年一代的教育。一个民族是不是能生生不息，能否一代比一代强，而不是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那样，叹息一代不如一代，核心是如何培养和教育下一代。这不是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而是教育者的思想境界问题，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2500 多年前的老子就说过：“……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庄周发展了老子开创性的关于人独立性的论述，提出令人振聋发聩的论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孟子的“民为贵”思想，西方人文主义者提出人人平等口号，都是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维护人的独立和尊严。但是，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违背最根本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原则，替子女设计人生，设计未来，用家长的思想、意志、愿望和要求，代替子女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成了风潮。结果，辛辛苦苦办坏事，甚至造成子女离家出走、寻短见等严重后果。“父母要教育好子女，首先要做子女的朋友，要从一个教育者，转变成为孩子的伙伴，才有条件逐步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特别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相反。”（《关于子女的教育问题》）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尊严，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提高教育者水平，讲究方法方式，按规律办事，这正是作者要告诉读者的心里话。

《沉石的回声》见解丰富，有的表露得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细细品味，得益是多方面的。读罢此书，我相信人们会想起战国时期赵襄子谋臣张孟谈的话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陈先生主攻物理学，他的文章，很少有为文的种种陈规陋习，信手写来，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论则论，当描写叙述则描写叙述。唯其如此，《沉石

的回声》才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颇能激起阅读兴趣。

陈先生和我共事多年，又是邻居，交往颇深。经历虽不及他丰富，共同之处实在不少。读了《沉石的回声》书稿，感慨良多，写以上文字，算是心迹记录，并非序言。

袁仁琮

2012年9月12日

前　　言

我所经历的一生正好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目睹了新中国的成立，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我青年时期，亲历亲受了反右斗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成年以后又恰值中国改革开放，我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于是我国便从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样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使我必然地会生出无数的感想和感叹。我认为，应当将我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写出来，作为我的一个回声，可能会对世人有所裨益，遂成此随笔。

我都感悟出了一些什么呢？我在想，我们中国人民再也不应该承受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必须汲取历史的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嘛，但是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我还思考人生的意义、成功的含义，思考人的本性、生活的真谛；因为我是教书的，所以我用相当篇幅探讨当前的教育问题；又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关于环保也是我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对于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一些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我也试图探讨它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总之，内容相当杂乱，因此这个随笔更像是杂谈。但是我绝对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一个“真”字。我相信，“真”的东西必定会让您感同身受，也一定会引起您的共鸣；若如此，我们就会以相同的节奏去感受生活，感悟人生，享受友情，感觉活着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那样，我们就会更加去关心家庭，关心周围的人，关心社会，从而共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都去贡献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那我们国家就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目 录

(一) 情感篇

我家的安“公公”	(3)
我的梦中人	(7)
我的岳母	(10)
罗洪刚的命运	(14)
幸福莫过于此	(17)
真正的友情	(20)
师生情谊	(24)
我的班主任谭科模老师	(27)

(二) 警世篇

饥饿的滋味	(33)
“左”的含义是什么	(39)
文化大革命中所经历的几件事	(46)
悼念屈死的冤魂	(50)
狠斗“私”字一闪念	(56)
我的一次历险经历	(59)
除四害运动	(62)
拔白旗	(65)

下乡支农的日子	(68)
我的研究生梦	(72)

(三) 教育篇

您肯定能使您的孩子优秀	(77)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84)
老师，您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89)
应试教育可以休矣	(95)
女生学习成绩比男生好的背后	(99)
救救孩子	(101)
“坏”孩子的二三事	(106)

(四) 环保篇

环境保护和物理定律	(113)
草海之痛	(118)
白色污染问题解决了吗	(122)
黄土高原的悲歌	(125)

(五) 时政篇

大跃进的阴魂	(131)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36)
对于包装的困惑	(141)
从一则审计报道所想到的	(145)
你为什么不去寻求法律武器的保护	(149)

(六) 修养篇

从小事也能看出人的素质	(155)
-------------	-------

最美好的词语就是“谢谢”	(159)
职业操守	(162)
文化和文明	(165)

(七) 人性篇

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171)
诚信的危机	(174)
对被拐卖孩子的伤痛	(182)
轻信是不是一种罪过	(186)
您敢去救助倒地的人吗	(190)
借用厕所之困	(197)
人生的意义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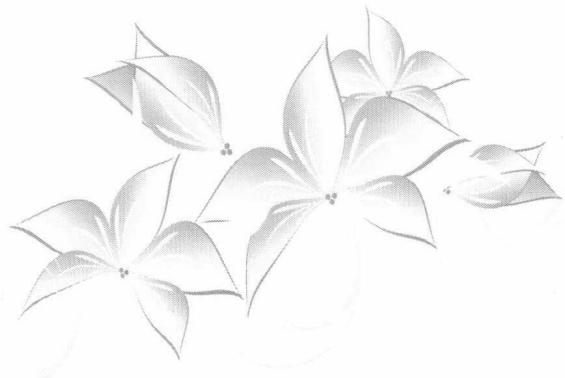
(八) 社会篇

也来谈谈计划生育	(205)
女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要比男人长	(210)
幸福的家庭需要认真去经营	(213)
“份子钱”也让人伤不起	(220)
医患关系紧张的感受	(223)
假乞丐伤了社会的爱心	(227)
现在是否还需要提倡勤俭节约	(231)
现在的人是不是太实际了	(234)

(九) 励志篇

对美国一个小镇一桩谋杀案的思考	(239)
成功与成功学	(242)
思维方式决定一切	(245)
人类会消亡吗	(251)

(-) 情感篇



我家的安“公公”

为什么要在“公公”（北方又叫姥爷）之上还要冠以引号呢？看了下面的故事您就知道了。不过，在下面的讲述中，我就不再加引号了。

1948年底，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我父亲是胡宗南部队109师野战医院的院长，我家就住在离警备区司令部不远的出租屋里。虽然我还不到9岁，去警备区司令部里玩的时候，已经看到那些军官们慌慌张张地进进出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那时还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家里从旁边听我父亲对母亲说，他们要准备遣散；好像是愿意离开部队的士兵每人发3到5元大洋的遣散费，军官和其余的士兵就从西安向四川方向转移。我们家的几个勤务兵，好像都选择了离开部队，这其中就有安公公，他的大名叫安炳兴，我们家都叫他老安。野战医院是要跑来跑去的，他是我父亲的马夫。没几天我就再也没看见老安和其他几个勤务兵在我家进出的身影了。

遣散时，我们家分配到一辆美国十轮卡。那时，从西安到宝鸡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在宝鸡一家小餐馆吃的中饭。我家和安公公的缘分就是在这儿开始的。天下真有这样的巧事：我们吃完饭刚走到餐馆门口，就看见老安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正拿着一个破碗当街乞讨。我父亲十分惊奇，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的遣散费被人偷了，现在是身无分文，也不知往何处去。我父亲当即拿出十元大洋，说：“你就用它作路费回家去吧，或者在哪里做点小生意也可以维持生活。”他说：“我只知道我老家是在山东济南府，具体哪个县哪个村已记不清了；我大字也不识一个，更做不成生意，我还是跟你们家走吧。”我父亲犹豫了一下，说：“好吧，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们这可是在逃跑，很难说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只要我们家还有吃的，你就不会饿着。”老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给他买了两个馒头，我们就上了车。我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上天给我家送来了一位恩人，一个我家的救命之神。

到了重庆，我们住了约三个月，战事越发的紧张。我母亲执意要去贵阳，因为那儿有她的母亲及其他亲人，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贵阳，这已经是 1949 年春末的事了。父亲安排好我们前三个子女读书的事（我共有五兄妹，我是老大，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就回四川找部队去了，从此杳无音信。直到 1953 年，我父亲从解放军复原回地方当医生，我们才算知道了他的下落。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就拿我家剩余的积蓄去做生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通货急速膨胀，母亲又不会做生意，结果是血本无归；存在丁福隆银号的钱也被老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部卷走到香港去了；弟弟又得了严重的肺炎，把家产几乎变卖光了，总算把他的病治好了。但是，此时我家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了，只有继续变卖余下的家产度日。我清楚地记得，我家租住在一个破陋的小屋子里，我放学以后经常需要到菜场里去捡烂菜叶子，与米熬成稀饭来充饥。终于，1949 年 11 月 14 日贵阳解放了。大概是为了生计吧，1950 年，我母亲突然失踪了；过了半年多，我才收到了我母亲的信，知道她去了四川长寿志愿军疗养院做护士工作，每月能寄回 18 元作为家庭的生活费。但是，这怎么能够一家人生活用度呢？

想想看，从母亲不辞而别到父亲回来之间的这段日子里，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除了我们五兄妹，还有外婆和老安，一共七个人。我只有十来岁，这时，老安义无反顾地挺身站了出来，他成了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支柱！他是一个文盲，能靠什么来维持我们的生计呢？于是，他就去南场（现在建成了贵州省军区）挖土方；要知道他那时已经是 64 岁的老人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天黑净了才回家，大约一天能挣 3 毛钱左右，勉强能让一家人不饿肚子。当然，早餐是没有的，每餐只有一个菜和勉强能吃饱肚子的饭。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老安没吃早餐，中午只吃带去的一点光米饭，是怎么干得动这样超强的体力活的。他是一个螺夫，曾听他说过认过一个干女儿，现在渺无音讯；我想，他是不是把我们五个尚还年幼的兄妹当做他的亲生子女来看待？抑或是怜悯，抑或是爱心？抑或什么都不是，只是他的质朴、勤劳、善良的本性，是没有任何私人目的的真实的自我！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类话，在他身上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到现在，我都七十岁了，偶尔和老同学聊起往事，他们还经常提起我家安公公是多么善良、和蔼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哪些事情使他们产生了这种无法磨灭的感觉；想来，一个骨子里是好人的人，是不用刻意来表现的。

后来，土方工程完工了，他就挑粪到城郊去卖给菜农；干得比较长的，是

从城郊一个煤矿挑“火心”（做成一个饼状的焦炭）进城来卖。一个火心大约13斤重，能挣4分钱。恰值我放暑假，也跟着他一起去挑火心。第一遍鸡叫（我估计只有半夜3点）就把我喊醒了，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到了矿坑；焦炭还没有烧好，我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打盹；天还没亮透，就被叫醒了。我还不到十一岁，要挑十几里路，所以老安只叫我挑两个火心；他挑的却是八个！刚挑进城边，我的两肩就被压得火辣辣的疼；更要命的是，我饿得两脚发软，冷汗淋漓。他看我越落越远，就停下来等我，问我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他就用两分钱给我买了一个碗儿糕吃，他却什么也没有吃。直到中午把火心卖完，他才和我们一起吃中饭（我9岁的大妹妹负责做饭）。我现在想起来仍鼻子酸酸的。到了暑假的末期，我已经能跳四个火心了，但他经常在半路把我的两个搬到他的筐里，我怎么争辩也没有用。

直到1953年，我父亲终于回来了。我这才知道，在解放军围攻成都时，他率他的部下全部起义投诚，后被整编到川西军区后勤卫生部当副连级助教，还参加了修建成渝铁路。因为进行了思想改造，父亲教育我们几兄妹说，人人要平等，叫老安有歧视的意思，要我们改叫“安伯伯”。我现在想，可能也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感激之情吧。随着安伯伯年龄的增大，我们自然而然地逐渐改叫他为安公公，我们早就视他为我们家的一个成员。这时，我父亲被分配到干部医院（现在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当外科医生，家庭生活条件显著好转。安公公也不用去干体力活了，专程在家里做饭，这时他已是68岁的高龄了。全靠安公公，我家的五兄妹（连同外婆，她八十多岁）不但全都活了下来，而且还一点也没有耽误学业。

1954年，志愿军疗养院被撤掉，我母亲被分到贵阳医学院工作，一家人又团聚在了一起。1958年，我父亲响应号召支援农村医疗，于是调到龙里县人民医院工作。安稳快乐的生活时间并不长，因为从1959年起，就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家庭的安定，差不多所有的家庭都是每个成员按自己的定量各吃各的。由于副食品供应十分匮乏，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不饱，这使相当多的人得了被称为30号病的水肿病，只要水肿到了腹部，就必死无疑，这是一种慢性的饿死。假期我随父亲走村串寨，看他为农民看病。到处是饿殍，父亲也没办法。我家安公公也得了水肿病，我周日回家（我已经在花溪读贵州大学了），他还要分一点给我吃，说我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但那可是使他能生存下去的定量啊！我虽然已经是20岁的男子汉了，还是止不住眼泪不断地往下滴；这种酸楚的感觉，您能体会得到吗？都过去52年了，当我写到这里时，



仍然禁不住眼眶里噙满泪水，使我的两眼模糊不清。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在他瘦弱的身体里怎么能充溢这么多的爱！他对我家这么多年的恩情，我们真的是无以为报啊。必须要让他活下去，除了保证他能吃上自己的定量而外，父母还想办法弄了些维生素、糠、厥巴之类的东西，给安公公补充营养，使他终于闯过了这道鬼门关。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被作为国民党余孽，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批斗，捆绑着并挂上牌子跪在台子上，台下是上千的人振臂高呼打倒之类的口号，才不管你是不是起义军人呢。于当晚，我父亲就自缢而死，死时才57岁。安公公听到我父亲死的噩耗，当时就病倒了。嘴里老念叨着：“他可是个大好人啊！”这一病就是两年，直到1968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因为精神上对我父亲的依念，他几乎不吃不喝，死时骨瘦如柴，令人唏嘘不已。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才被允许安葬我的父亲。为了纪念安公公对我家恩重如山的情意，我们兄妹一致决定，将安公公的骨灰和我父亲的安葬在一起；立了两块碑，以示他们兄弟般的情谊。

安公公在世的时候喜欢喝一点小酒，这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他十三四岁时跟着义和拳练过，后来听说要抓义和拳的人，他就从家里逃跑出来了；一路打零工来到东北。后来听说有招兵的，还说管吃饱饭，就稀里糊涂地当了兵，这才有机会和我父亲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遗憾的是，我们没能使他过上一天现在所过的富足的日子，以回报他对我们几兄妹抚养之恩。但是平心而论，我还是抽了点时间陪他喝点小酒，讲点家常，使他有所安慰。但我知道我做的肯定远远不够，连万分之一都报答不了，这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后悔，感到心痛。他在临死前突然不停地念叨：“我想回家，我要回家……”他这最后的愿望，让我感到揪心，却又无能为力。奈若何！

我特写这篇文章来祭奠他，同时也是为了弥补我对他的感恩之情。